

约莫有五年时间吧,因为关注祖父在桐城中学求学的踪影,我对桐城中学校园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发生兴趣,尤其是对民国时期名校长、名师的手札和档案。因年多久远,无论是80年校庆时的《桐城中学志》,抑或100年校庆时的《桐城中学志》,乃至新近120年校庆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桐城中学志》,其6、8、11、14、18、23、30任等7任老校长的个人生平简历均开了“天窗”,编者一律称其“简历无考”。

第23任抗战时期校长张九皋的名字首先进入我的视线。“皋”,冈也。《诗小雅·鹤鸣》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九皋”有大美,有空灵之境。我开始追寻张九皋校长影踪,遍寻地方志、县志、市志,两年时间,近乎颗粒无收。

就在近乎绝望之时,我第一次在桐枞文化名人唐尔炽(雨梅)的个人资料里,发现有抗战后唐雨梅和张九皋在浮山中学执教的记载,仅只言片语。接着,我在国立安徽大学1947年5月教职员名册中见到九皋校长。名册载,张九皋,男,40岁,安徽桐城人,民国35年入职,经济系教授,家住安庆司下坡22号。

我又在1951年皖北安庆师范学校周捷飞(多次任枞阳浮山中学校长)的档案里,见到了张九皋校长和诸多安庆教育家的亲笔签名和铃印。张九皋校长的那枚“张九皋鹤”印章有诗意,有鹤舞高冈的韵味。不久后,我又在怀宁文史资料里见到1960年怀宁中学教师张九皋、潘兆荣、余光霖、工人王亚清等作为省级先进工作者,前往合肥参加省教育战线万人誓师大会的记载。

接着,我在芜湖一中副校长、特级教师蔡澄清的《安庆师范回忆录》里见到这样的记述:“我是安庆师范首届毕业生,我们许多老师是国立安大留下来的。历史课老师是张九皋,他是和郭沫若一起留学日本的,颇有学问。乌以风老师原是国立安徽大

车子朝着秦岭,一路向南,从尧山间蜿蜒而来的辋峪河在白鹿塬下向北流进西安的灞河。过蓝田县城不久,车子进辋峪口。三四里路的辋峪口,山道狭窄,地形险峻,进到川里时,道路就比较宽阔了。

要去的“辋川烟雨”,为蓝田八景之冠,有诗云:“终南之秀钟蓝田,茁其英者为辋川。”真正让辋川名闻天下的是唐代大诗人王维,是他在辋川别墅生活期间创作的山水诗。

王维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他随母信佛,母亲用维摩诘大居士的名字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维,字叫摩诘。他三十岁丧妻,没有再娶,老而无子。

王维享有诗歌、绘画、音乐之名,心高气傲,二十一岁就进士擢第,入朝为官。但因权臣当道,不得志,遂兴归隐田园之志,常居终南山。安史之乱,社会动荡,在经历了大难不死之后,他选择半官半隐的生活方式。在四十三岁那年,住进蓝田辋



安庆地理

追踪桐城中学校长张九皋

陈向东



1947年国立安徽大学留影,前排右三为张九皋,左三为校长陶因(作者供图)

学伦理学副教授,一年级时教我们心理学,三年级教我们语文并兼任班主任,直至我们毕业。”

今年早春三月,桐城人、专注安庆百花亭研究的文史研究者、“菱湖残月”(网名)给我发来一张墓碑照片,细看正是张九皋校长的。更巧的是,墓碑上有我熟悉的已故原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许善述教授的名字。许善述教授竟是张九皋校长的女婿,一年前我还收藏到了许教授1950年代在安庆一中任教时的多本工作、学习、生活日记。回家找到了许教授电话,竟然拨通了,是许教授儿子接的,他告诉我张九皋校长是他的外公。

张九皋,生于1907年,卒于1978年。民盟会员。1929年10月,求学日本,曾先后在东京庆兴大学、九州帝国大学、中央大学攻读。1937年2月—1938年3月在省立安徽大学任教授。抗战烽火起,西迁逃难,在川省

江津国立编译馆任职。1942年2月—1943年1月,为报效乡梓,张九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东归,赴立煌县任安徽学院教授。1943年2月—1943年8月,中国抗战正值艰难时刻,桐城中学风雨飘摇,教学秩序极不正常,他奉省教育厅之命,出任桐城县立中学校长。此后参与枞阳四毅中学创建,并任枞阳四毅中学、浮山中学教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1949年9月,任国立安徽大学教授。1949年12月—1950年4月,赴华北大学学习培训。1950年9月—1953年8月,在安庆师范、怀宁县高河中学任教。1953年9月—1974年3月,在怀宁中学任教。曾任怀宁县政协第一、二、三届常委,怀宁县第四、五、人大代表。1978年病逝于合肥,享年71岁。

张九皋深耕教育30余载,教研成绩斐然,桃李遍天下。1950年曾获安庆市教育系统“跃进”奖金,1960

年出席安徽省首届“群英会”。早年著述颇丰,曾出版印行《中国货币经济史》《战时经济方策编》《经济学原编》《政治学纲要》,为其时经济学术界称道。张九皋夫人慈克英(1909—1940),温婉美丽,贤良淑慧。抗战狼烟中,拖儿带女,携10余口家人逃难于川,饥寒交迫,积劳成疾,客死他乡。抗战胜利后,归葬故里枞阳连城。

张九皋育有五女,均学有所成。分别从事文化、医疗卫生、教育诸行业,成绩优异。张九皋朋友圈星光灿烂,他在个人自传《扶桑啸庐记》里云:“吾相知深者,居枞阳之乡,有同里吴闾生,寓省城安庆则有方孝博、吴卓生,出国至东京暂游而相得者,惟同邑叶君乐群为最。”此外,还有吴闾生、方孝博、吴卓生、叶乐群及许静仁、潘季野等,皆成就斐然。

张九皋工诗词歌赋,国学功力深厚。在日期间留有200余首诗稿,或怀乡,或怀人,诗词或温婉绵长,或瑰丽奔放。如《潘先生季野撰省志艺文考成书十六册新编见惠赋此志谢》:“健笔人间晒网翁,傍搜搜绪赋雕虫。文章已著千秋业,史稿尤为一世雄。杖履昔曾亲落雪,弦歌今又坐春风。新编惠我情偏重,深愧琼瑶未报公。”又如,《中秋对月》:“古月无言自往来,江山一夜雨门开。天垂银汉秋先老,木落淮南客未回。孤枕不忘传梦迹,寒窗最易动诗才。清光满目同谁赏,独听风声万壑哀。”

张九皋校长《扶桑啸庐记》里说“余平生钝直寡谐”。我在多个口述资料里见到九皋从日本归国后,日伪政府和国民党要求他出仕为官,他坚辞不受,躲到越南河内的故事。张九皋校长的性格可见一斑。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编审、安庆文史学者张全海先生给我发来了一张他收藏多年的张九皋校长昭和九年(1934)在日本中央大学留学时的《学习证明书》,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桐中民国历任校长中唯一一份保存完好的学籍档案。

上的诗画说:“那上面抄写着王维的诗《竹里馆》”。

顺坡回到大路边,一位中年汉子从车上下来,赶紧上前问道:“请问,辋川别墅在哪里?”

他很客气地告诉我:“辋川别墅早就没有了。不过,王维亲手种的银杏树还在。”

信心满满地向深山走去。行到路穷处,一片闲置的厂房旁,汉白玉护栏围着一棵大银杏树,树干古朴,四人合抱,树高十丈,冠如双凤,郁郁葱葱。护栏边有两块文保碑,一块为“王维手植银杏树”碑,一块为“鹿苑寺”碑。碑文刻记:“鹿苑寺位于辋川镇白家坪村厂区内,又名清源寺。据《旧唐书》《蓝田县志》记载,清源寺建于唐代,寺前有唐王维手植银杏树一株,寺毁于唐末战乱。”

树旁有一位退休职工看护着这棵唐代古木。他告诉我:“据说,王维的辋川别墅就建在寺的旁边。到死前,他把别墅捐给了寺庙。王维去世后,就葬在附近他母亲坟的旁边。这附近,还曾出土过六边形青石莲花柱基石、绳纹手印砖、素面筒瓦等唐朝文物。”

美学大师宗白华说:“人生,就是一场景之美。”王维在辋川诗意的栖居,也让这里的山山水水浸染诗意,成为后人仰望的一块精神家园。

边走边看

辋川行

顾乐生

川别墅,过起“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闲适生活。《旧唐书》本传有记:“晚年长斋,不衣文綵。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欣赏了秦岭神奇的溶洞,下山后,选择徒步,沿着蓝葛路走进辋川山村,去寻觅王维辋川别墅的遗迹。从蓝关古道入口而进,过辋口庄“大唐王维苑”,走到山底村文化广场。广场东面的崖壁上,有一块巨大的“辋川·王维诗画小镇”展板,刻写着王维的诗歌《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青山环抱的辋川山村,无论平房还是楼房,都干净整齐。村子静悄悄的,很少有人走动。村口,有王维坐在书案前写诗的石雕像;村中小红亭前,立着一尊王维着官服的雕像。我驻足凝视着王维的眼睛,是专注还是

旁观?是敏感还是平和?林语堂先生曾说过: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当然,要集儒道佛于一身,需要一种良好的人文素养。王维从仕途进取到避世隐居,从道法自然到居家修禅,他为中国文人展现的正是这种人文素养和人格范本。他的诗歌也实现了从传统的中和美、自然美到空灵美的蜕变,富有理趣,充满禅意。

我就是这样在村子里,走走看看。走到河边,就想起了白石滩;上了一个坡,又想到了华子岗;见到迎春树,则想到了辛夷坞……透过王维《辋川集》里的20首诗,我大致可以想象得出当年辋川别墅周围的山水概貌。

辋川周围都是巍巍的高山,福银高速穿山而过,村庄连着村庄,村庄邻着工厂。时空越千年,孟城坳没有了,鹿柴没有了,欽湖没有了……“辋川别墅在哪里?”路上,我偶遇村民,总要问一声。村民总是摇摇头。见一村民坐在家门口,又上前问道:“辋川别墅在哪里?”

他指着前面不远处农家外墙面